

年

卷

期

2

11

第

第

廿六年二月十日

瀟湘漣漪

知中



第一卷第十一期

二十六年二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申報新聞函授學校同學會編行

# 生力

以新聞學理論，新聞記事，各地新聞事業概況，農及村，社會，經濟，風俗特寫為主要內容的月刊。

## 訂購處

上海博物院路  
十四號四樓孟  
燕堂君轉

## 定價

每册一角  
全年壹元

# 農民週刊

通行農村歷史最久  
農民閱讀唯一適宜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定價全年國幣伍角

河北定縣考棚農民週刊社發行

## 教育改造

一卷一期已於一月二十  
五日出版，

執筆者有李蒸，吳俊升，  
程克敬諸先生。

總發行所：北平西河沿甲二〇一號。

定價全年十二册一元，零售每册一角。

# 第十一期目錄

水	……	堵述初	(二)
塞外憶旅	……	澤民	(六)
揚頌	……	劉松濤	(一一)
女宿舍	……	展虹	(二四)
桂婆	……	王璋	(二七)
縫衣	……	靜華	(三一)
魯迅先生的幾封信	……	孫伏園	(三五)
小癩嘴	……	白心	(四一)
失業者的悲哀	……	南燕	(四八)
殉道者(續)	……	衡勝	(五〇)
長江和冰瑩	……	堵述初	(五三)
語文研究的重要	……	孫伏園	(五五)
故鄉	……	星星	(五六)
賽金花之死	……	徵庸	(五七)
信	……	楊翰卿	(五九)

# 水

堵述初

這幾天水勢猛漲的消息，使得這障垵裏的每個中年人的呼吸，都似乎格外的短促，心境上也好似突然加重了千斤的重壓，感到了異樣的不自在，因為擋水的大堤和水面的差度，不過四五寸，而天氣又是那樣欲晴不晴欲雨不雨的怪沉悶，暗示着水位還要繼續地增高，這原是經驗所告訴他們的「漲水天」。

忽然一片鑼聲，從東北角上很緊急的響起來。他們知道這是堤防出險的警報，於是各家的壯丁，都帶着輕便的農具，立即赴援；先前的那種焦憂，都被擲在九霄雲外了，所餘的只有和那圍堤的水奮鬥到底的決心，彷彿站在國防前線的健兒，心中有敵而無我！

正在前進中的張癩子，望見那鑼聲響出的地方，約莫還有半里路光景，已經聚集着三十多個人了。他再定睛一看，却不禁有一種極度的哀感，闖進了他的胸中，立刻掀起他復仇似的意念，更加猛勇地堅決地往前撲去。

原來，他的哥哥，在前年這樣的「漲水天」，也因為救堤，把剛剛滿三十歲結實而勇敢的生命斷送在那裏。

那一次的水位，比現在還要高一點，原堤之上，已經臨時加築了一條尺多高的小堤，幾處當風浪的地方，更用門壁之類爲中心，外加徑尺的杉木的梅花樁。守護這些地方的人，都日夜輪值着。那樣繼續了四天，堤防雖然勉強保持了完整，但水勢並未稍減，人的精力，却已感到相當的疲勞。

懶子的哥哥，就是當時參加守護者的一員。他察出這種情形，十分擔心。在輪到他歇息的一個午後，他便跑到堤工局的督修李二先生家裏，報告這種緊急的實情，希望引起他的注意。

二先生雖是這個障垵裏的大地主，縱令潰了堤，絕不會像懶子們的家中把生命和希望一齊付與汪洋，但他聽了懶子的哥哥的報告，却爲着責任的驅使，雖然他從堤上回家不過一點鐘，仍立刻動身去巡堤。他來不及帶跟隨，只有懶子的哥哥，跟在後面。

這堤的外圍，是十丈多寬的小河，河的彼岸，又是幾處較小的障垵。這時都已成了澤國，高樹的巔，突出水面，好像生在平地的草叢，屋宇大半滅了頂。那幾乎和水面相等的殘餘的堤上，平添了無數的草屋或破蓆搭的蓬，寄居着避水的人們和牲口。被繫在木樁上的豬，因爲離開了平時受豢養的豬樓，也像是感到環境的劇變，不斷地發出一聲聲淒厲而夾着憤懣的長嚎。

這種長嚎傳到懶子的哥哥耳裏，好像針刺他身上的肉一般痛。他不敢想像他們本垵的堤若是決了自己的家庭能否落到眼中那種景況；至於以後全家的生活費和來春的耕種本錢，當然更是不敢觸及的難題。他當時的意識漸漸有點兒模糊，身體也似乎飄浮在水波上的一片落葉，雖然他仍跟着嚴密視察堤防的二先生前進着。

「壞啦！」

這是二先生失驚的大叫！

癩子的哥哥一聽，好像有人忽地把他從噩夢中提醒，他不自覺地退後了一步，然後定神辨認這聲音的由來，只見離堤面三尺多遠的地方，有個臉盆大小的漏洞在冒水，向着隙內直沖，而且洞的四週，已發生許多裂痕，這就表示洞口有立刻擴大使堤身崩潰的可能。他不等二先生的發言，立即把自己整個身體，壓在洞口上面，希望暫時遏止這奸細似的水流，一面忙對二先生說：

「二先生快叫人去吧！叫他們帶傢伙來！」

由於經驗的指示，二先生知道要救護這個險口，非二三十人的合力不可，他本人留在這裏，是毫無益處的，同時，他用目光向堤周圍掃射了一下，却又不能憑自己聲音的力量召集人來，只好讓癩子的哥哥單獨留在這裏，自己去叫人；但他恐怕在他離開的時間以內，發生了意外，便又叮嚀癩子的哥哥：

「我一去就來；你得格外小心呀！」

說完，他便忙向着相距一里路的堤工局去了。

癩子的哥哥，瞥了一下二先生急走的背影，即刻回顧本身的職守。這時因為堤外水的壓力太雄厚，所以洞口水勢，却是凶猛異常，他已經用盡了一個壯年農夫所有的氣力，仍不能完全制止水的衝出。他那壓伏在洞口上的身軀，很像一個汽水瓶上的木塞，要是鬆了點兒勁，那瓶中的汽

水，就會乘虛衝了出來，可是他的身軀，倒底不如木塞在汽水瓶上的嚴實，身邊還在湍湍地漏水；而且口外的裂紋，也在慢慢漲開，都向着那總崩潰的前途邁進。這時，他的心境，已超出於緊張以外，斷念一切地來和洞口水作殊死的掙扎。他額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他無意中抬頭，忽見二先生率領四五十人各帶着應用的器具跑到了百步內外的地方，這差不多半點鐘的重壓心理，立刻感覺輕鬆，以為救險已有了絕對的把握。

不料正在這時候，「嘩啦」一聲，那洞口兩旁的堤面，忽地崩潰了兩丈多寬，懶子的哥哥，也被那奔馬似的水流冲到兩三丈低下的堤腳邊，並且陷身於泥沙之中。

那般趕來救堤的人，便在二先生的緊急命令下，一面敏捷地搶護決口，一面又奮勇去救那埋沒泥中的人。幸而堤身尙未整個崩壞，所以決口搶救，終於成功；救人的工作，雖然達到目的，只因被救的人，在堵口的時間過於勞累，又遭了水的突擊，所以在救出之後，只賸得一息奄奄了。過了五天，水勢大落，全障子人心安定了，可是懶子的哥哥，却在非常的發熱中決定了他的犧牲的命運。

現在懶子正想到了他哥哥的命運；然而這個水國的青年，却也像他哥哥一樣。當着和水決戰的時候是從不示弱的，何況那裏正是他哥哥遭難的地點呢？

他一口氣跑到了那敲鑼的地方，險已被救了。他雜在喧雜的人叢中，眼看着堤外澎湃的奔流，似乎感到某種的不足。他回頭看見督修的李二先生在和幾個人談話，他便湊了近去。突然間，又是一片緊急的鑼聲傳來。他纔精神一振，首先奉了督修的命令，歡躍地尋着鑼聲的響處而去。

一八，一，二六，於定縣。



# 塞外憶旅

澤氏

## 一、到邊疆去

個半月的訓練結束了，出發的日子已經決定爲四月十六日，大家興奮着，冒險的情緒代替了等待期中的煩燥。談天的時候，彼此常常對未來的生活，加以種種推測：有的說這是我們同蒙古人接觸的一個好機會；有的說那裏的土匪，雖說是已經斂跡，但這不帶一點自衛的傢伙，總不是個辦法；有的又說，我們這是同漢奸爭民衆，跟漢奸的走狗，短兵相接的事，也許免不了吧？但無論怎樣推測，結論大抵是樂觀的，國族精神，已經籠罩了一切，我們的徽章，已經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刻在木鐸上了。

所謂自衛云云，原因是這樣，我們原定計劃，每館〔註〕常備汽車一輛，手槍一支，大槍兩支，以防意外。後來因省府方面，汽車不敷分配；攜帶槍械，又顧慮頗多，遂取消原議。我們工作的時候，只好隨地僱車（不是汽車），並請所在地的官廳，隨時保護了。

出發的日子到了，上午七時，省府派來兩輛汽車，我們把一切行李器具，分裝在兩個車上，這裏邊有藥材箱，幻燈，風琴，留聲機，小黑板，掛圖，油印機等。照像器則隨身帶着，預備路

上應用。車子裝好，已經八點了。雨三、懷玖、樂亭三人，上了前邊的一輛，我和仲三，讓先，上了後一輛，揮手與教廳同人作別，嗚嗚的兩聲，車開了。

這兩輛汽車，一前一後，在張家口的馬路上走着，一直出了西沙河，向張萬汽車路走去。雖然兩輛車的最後目的地不同，兩三坐的那車往沽源，我們這一車往寶昌，但須過了張北，纔能分手。張家口至張北本有兩條路，一條是大車路，往漢淖爾壩，全長九十里，一條是汽車路，經萬全壩，全長一百二十里。這條張萬汽車路，修得頗爲整齊。在萬全縣城的附近，經過幾個村莊，景象和內地一樣。過了這裏，漸漸走入了山路，地勢是越走越高，路線也非常曲折。到了萬全壩，便達到最高的地域，再往北走，便是下坡道了。壩上的氣候最冷，據說，在嚴寒的冬季，常有旅客凍死在壩上。就在這一年的端陽節前（那是國歷六月二日），北平軍分會派員到張北校閱駐軍，汽車走到那里，不料忽然下起大雪來，就有一個衛兵給凍死了。

十一時到了張北縣城，大家在一家小飯館裏吃了午飯，休息了一會。十二時車開，出張北的北門。這一邊的汽車路，比起張萬汽車路便差的多了。車行山坡上，地勢雖似平坦，又全是土路，却仍是越走越高，每走上一個坡頭，向前望去，仍是一個大斜面的底邊的開始。四周村落很少，不過春耕已經開始，田中有不少的農夫，在趕牛做工。這一帶的居民，却是從內地移來的，但因移住的時期較久，生活較爲安定；開墾的土地，也已有了根基，比較不易荒廢了。

行到一條小渠的前面，汽車的輪子陷到泥裏，進退不得。大家一齊下來推車，推不動。我們向

同路走的一輛牛車上，借了一根大繩，拴在車頭上，一齊下手，像拔河那樣，用力去拉，剛一使勁兒，繩子斷了，這一羣拔河的先生，當下來了個一齊跌倒，比照口令的動作，還來得整齊。好在大家有的是勇氣，立刻都扒起來，把繩子結好，再接再厲，倒底拉出來了。

到二台子，上沾源的那輛車，轉往東北路上走去，我們分手了。走了不遠，又被一道小河擋住去路，這一回汽車不敢冒險了，我們下了車，先找到一位檢糞的鄉人，把人背過河去，隨後由附近的莊裏，自動的來了二十多人，都幫着推車，他們鬧鬧嚷嚷，手扶着車廂，作用力狀，車一下河，就跟生了根一樣，休想挪動。車夫急了：「使勁兒呀！給錢哪！又不白讓你們推！」這一句話非常靈驗，比加了十匹馬力推動機還有效，頃刻之間，已經把汽車送過了河。他們大家分了一塊多錢，算是酬勞；那個背我們過河的男子，則單獨給了五角，躊躇滿志地走了。這村子據說叫黃家營，小河則叫黑水河。車夫說，這一班鄉下人，常在等候這一類的生意，他們十分乖詐，起先推的時候，並不是推不動，實在那是一種耍挾。

到銀兔壕，車又陷在轍裏了。這一帶路上，土質鬆軟，又多係灘地，春季氣候稍暖，地面解凍，便不能走車。汽車在這裏本沒有一定的路線，一不小心，走到灘地裏去，就得陷住。只要陷住了車，大家就得下來推。記得在兩個月後，我們一行同人從寶昌折回張北，也是坐了一輛汽車，走的却是另一條路線，上午七時，從寶昌起身，走了不到十里，便下起雪來。雪是越下越大，路是越走越難走，比較能走的路線，被雪蓋住，尋不出來，每隔幾分鐘，就得停一次車，全

體下來推。次數實在多了，幾乎成了定律；所以每走一會兒，不必等到停車，坐在車廂裏的一位同人，就模仿着車夫的口吻，說：「下！」接着是一陣鬨然大笑。推車的時候，上邊是飄飄大雪，蒙頭蓋頂，下邊是泥漿泥水，點點飛濺，弄得一個個上半個是水鷄，下半個是泥藕，真是哭笑不得。有一回無論如何也推不動了，正好地裏有一輛牛車，承車主人把牛借給我們使用，我們把牛拴在汽車前邊，大家却圍在車後去推，冷不防汽笛一響，那隻牛吓了一跳，死命的往前跑，大家誰也沒有使勁兒，蒙難的汽車，已經脫圍而去了。我們平常看見的柏油路上的汽車，都是威風凜凜，睥睨一切，誰想到他的貴本家也有這種狼狽不堪的時候呢！那一天晚六點時爬到了張北，整整了一天，推車至少有三十次。比較起來，出發這一天推車的次數，還算不多。不過在銀兔壕的路上，因為壞了風扇翅兒，修理風扇，便耽誤了一個多鐘頭。後來聽人說，從前地方不靖的時候，這裏曾住着不少的土匪，現在雖不敢說沒有，却不肯活動了。

途中經過鹽池一個，附近有一小小的村落。還經過許多草地——草地即沒有開墾的地，尙爲蒙古人的牧場，——和蒙古營子，名字叫做白馬羣，礮台營子，兀蘭以自根，等。這些地方，都是遍地荒草，偶然也有水池，牛馬羊羣都散放在地裏，也沒人看管牠們。我們沿途看見的鳥，有百靈，禿雁，獸有野兔，樹木却一棵也沒有。

蒙古小孩怪有意思，有的騎在馬上，要同汽車賽跑；有的在遠處望見汽車來了，便蹲在大路中間，跟汽車作難，等到汽車走到跟前，他們才笑着躲開。蒙古狗却很兇，牠們向來不饒生人，何

況對於這二十世紀的怪物——汽車？我們每過一個村子，便有三五隻雄壯的大狗，追着汽車狂吠，牠們跑的和汽車一樣快，圍在車的前後左右，至少跟下一二里去，才退回原防。我們坐在車上看牠們那狠樣子，心裏自然是若無事然。可是想到臨出發前，因為取消了汽車，曾有一度改乘腳踏車下鄉工作的提議時，對於那位阻止這個提議的某先生，便不由得感激起來。某先生曾說：「你們不知道口外的情形，在口外下鄉時，那裏能騎腳踏車？騎馬的如果是面生人，還有咬馬尾巴的狗呢，要騎車子，怕不把你們從車上拖下來！」

天黑了，還不見寶昌城的影子。幸虧有月亮，路途還能辨認。但是車上缺了水了，這又是一個緊急問題。車夫說：「有尿的往車裏尿呀！」可是大家剛打掃了膀胱，誰也沒有積蓄，真的，誰想到有這一招？要是早有準備的話，當初輪流着存尿也行呀。車夫沒有法子，祇好冒險前進。好在離城已近，不久，在月光影約中，望見前面，似乎有一道圍子——口外叫城牆是圍子；又走了五六分鐘，果然到了一帶建築物的下面。這時，月亮被黑雲蓋住了，臉前是一片黑，從那一片黑裏，透出一聲嚴厲的詰問：「從那裏來？」

〔註〕察省巡行民衆教育館有兩個分館，此處係指分館。

二十六年一月二日定縣

# 揚 頌

劉松濤

三間矮矮的土屋，靜靜躺在縣城大路南面，道兒那邊，盤踞着一條護村土牆，割斷村上的關係，更使牠顯得被遺棄的可憐。只有東面一座駝脊梁的觀音廟和他倚靠着，看去活像一對飽歷風霜互相扶持的老人。

牠的北山牆閃出來，裂開足有半尺多寬，過路行人，都會看見一條深深的黑縫，幾處夏天雨後塌下，露着灰白柱子和土坯。從折了小椽陷下去的窟窿裏，透進幾縷陽光，雖緊閉着破單扇門，劈掉窗櫺的小窗上，又擋着舊蓆頭，屋裏什物，還可辨出來：西頭臨窗是條赤裸沒蓆的大土炕，上面胡亂堆着幾捆高粱葉和蘿苳片，炕下是泥抹的爐灶，零星放着瓦盆飯罐和高大的黑缸，缸夾裏滿塞着破布，女鞋之類。東頭，除了一張掛着線繩和蛛網的織布機子外，橫七豎八，盡是些粗笨農具犁，鋤，耙……一大堆。

大個子老鼠，在牆根掘成許多小土坵，毫不疑懼的緣着木頭，東跳跳，西跑跑。有時咬咬尾巴，有時用嫩紅腳趾摸摸臉，顯着十分安泰的樣子。機靈的蜘蛛，因為門窗擋得挺緊，好久不見

糧食飛來，多半已經喬遷，只剩許多粘有灰塵草屑的破網，依然張掛在烏黑的樑間。牆上灰泥皮已脫落得像幅南洋羣島的掛圖，偶有一條花灰蟻虎，昂着頭迅速的在屋角爬過，觸下些泥皮片子，落在枯乾高粱葉上，沙沙發響，惹得老鼠們一陣虛驚。

屋外是一週板打牆，不曉得是風雨侵蝕，或是久不修葺的緣故，坍得像一周參差不齊的遠山，北面臨路，栽着一個木樁子，上面穿了有孔的石墩，原是裝過柵欄，但不知道那年冬天，被宿在觀音廟裏的化子拖去烤了火；只剩那條合拱的大梁，像巨蛇般躺在半尺高草叢裏，除了村上的鷄，有時飛過牆來，在草裏捉蟲，夾尾巴野狗在牆根亂嗅拉屎外，其餘再也見不到生物出入，據村上人說：「這是黑鍋的家宅。」

「你胆大，敢在黑鍋家宿一夜嗎？看看吊死鬼！」孫家堡的人，一談起鬼怪事情，說起誰胆大胆小，總有人這麼說。

的確，這種印象，深刻的印在村上每個人腦海裏。尤其是小孩子們，每逢在那裏經過，一雙小眼睛，總帶着偵探秘密的眼光，向裏面窺看，疑心那條黑洞洞的牆縫裏，有個長舌頭突眼珠穿一身白的吊死鬼向外張望着。有時候，成羣打夥彷彿探險隊似的擁到牆縫那邊，胆大些的，竟敢向裏面扔幾塊石子，但不久定有陣半疑懼半玩笑的呼聲：

「哈！吊死鬼！」

「追來啦！快跑！」

「快……」

亂烘烘一窠蜂似的跑一陣，有些胆小的，竟嚇得「媽呀媽呀」的哭起來。

二

黑鍋是個健壯而忠實的青年農夫，大高個兒，濃寬的眉毛，血紅眼睛，長鼻子，皮膚黑得幾乎和他的名子相符合。原先他的家庭本不算壞，有慈祥的母親，和聰明可愛的妹妹——秋菊。雖然死去的老子，沒有給他留什麼，然而他常給村上財主們作些短工，妹妹又大了，能幫着母親紡織，賺錢雖說不多，可是一家沒人吃閒飯，倒也不愁凍餒。

不想那年秋天，黑鍋媽忽然病到床上死了。那正是「事變」後一年的事：

漆一般的黑夜，洋鐵板似的高空，沒有雲，沒有風，只有幾顆朗朗的大星，在天際不住的睜眼，破落荒村，沒有考計時刻的鐘錶，憑人們估量着，怕已離半夜不遠了。

黑鍋家的單扇門，開得月圓，迎門用兩條板凳支起那口白柳木棺材，前面放着一張軋棉花使的粗笨桌子，上面散亂着香，紙，打狗棒，倒頭飯。一盞棗核般大的毛油燈，射出淒慘的幽光，把屋裏牆壁什物，塗了一層暗黃。黑鍋因為母親久病，多日不睡，盹得難再支持，戴着孝帽，穿着賃來的孝服，坐着亂草，兩手爬着靠牆的土灶，要不是他呼呼打鼾，真叫人疑心是誰在那裏扔下一個龐大的白包裹。他妹妹秋菊，眼腫的像桃兒一般，喉嚨幾乎冒出火燄，坐在乾草中，一手扶着棺



材，一手抹着鼻涕，沙啞着嗓子，小聲讀念，像囁語，又像低訴，一張淚臉不住的抽搐，辮子上鐵絲砸成的辮卡在暗黃燈光下，直是閃呀閃的。

「黑鍋！黑鍋！」急促的叫聲，敲着黑鍋的耳鼓。

黑鍋猛然從夢中驚醒，睜開那雙紅得怕人的睡眼，木鷄似的站起來；歪頭一看，見是福立叔驚慌的叫。

「唔………唔………」

「醒醒！鬼子兵來了！黑鍋！」福立聲音顫動而短促。——他是黑鍋唯一縱堂叔，住在村裏，是個沒妻子的光棍漢。

「鬼子兵——那裏?!」

「聽！」

黑鍋側着頭，秋菊住了聲，福立叔照到院裏修長的影子也一動不動。

村上的狗，像下了動員令，比賽嗓子似的狂吠着，同時夾雜着尖利驚人的馬嘶聲，沈重的撞門聲，翻箱倒籠聲，「奶奶」，「媽巴子」聲，皮帶擊人肉聲，女人求饒聲，……鬧成一片。

「什麼時候來的？真沒聽見。」黑鍋問。

「剛才。——萬福成雜貨舖搶了。香紙，菓子，扔了滿街，我東隔壁老五家兒媳婦，不曉得拉到那裏去了。」

「什麼？老五家……」

「琴！琴！琴！……」沈重脚步，在房後響起來，像誰在屋後牆上搗拳。

福立叔像驚弓之鳥，敏捷的關了門，招呼靜聽的秋菊，向靠東牆布機下一指，秋菊會意，把她那纏着白頭繩的大辮子一擺，拖着寬大孝衣爬過去，跟着福立叔和黑鍋，也臉貼着地匍匐在亂草裏，像大難將臨，只要眼看不見，就會避免過似的。全室圍困在恐怖氣氛裏，只有那盞毛油燈，却毫不在意的裝出「其奈我何」的閒適態度。

脚步聲逼近了。「吱」門開了。

「人哩？——黑鍋！」探進一顆肥胖油亮的腦袋。

黑鍋從孝衣縫裏偷看一眼，見是自己常到他家去做日工的村上唯一財主金太爺推門進來，提了半天的心，才放了下去，帶着一身草屑站起來，無聲的舒了一口氣，同時福立叔也從草中躡出。

「金太爺！現在怎麼樣？村上。」黑鍋福立叔同聲問。

「咳咳！了不得！可了不得！！三條驢子都拉去了，雜貨舖也砸了！還一味要洋錢，沒有，就說雷過××人；私藏軍火，要五十根『三八式』。舖子裏田掌櫃打壞了，現在正找我。——有衣裳嗎？換換！黑鍋。」

金太爺一面用手巾抹着青豆大的汗珠，上氣不接下氣的說。桑皮紙樣的臉色，哆哆嗦嗦的肥肉，那種狼狽神情，真令人聯想到被票匪追出來的地主。

「衣裳！許有；太小！」黑鍋似乎有點可憐他。

「怕嗎！」金太爺迅速把大衣撇下，搭在上手一個油膩鹹菜缸上，只剩一件貼身小褂，便便大腹把褲腰塞得繃繃緊。

「看！這不是，我小時穿的。」黑鍋到鋪櫃那邊，翻弄半天，拖出一件舊粗布夾襖來。

「行！」金太爺沒醜沒俊，接過來硬把兩隻大白蘿卜似的手腕，插進短細袖管裏，寒得嘶嘶直響，身子肥胖，衣裳短小，連褲腰都遮不住，看來活像個漫畫上的人物。

「給！——烟。」金太爺從搭在缸上的馬褂袋裏，摸出幾隻哈德門，分遞給福立叔和黑鍋。自己又趁到燈邊抽着一支，坐在門限上吸。

福立叔接過紙烟，沒有抽，只是想：金太爺那副鐵青臉子，平時總是那麼板着，尤其催租時候，恨不得一口把人吞下去；不料現在會這麼客氣，這真是怪事。

大家都沈默下來，村上依然和方才一樣亂烘，遠處又飄來幾聲淒涼悲哀的號角：

「的……的……答的……的……」

三

「到底是看看去，老王！」一個××人說着生疏的中國話的聲音，從柵欄外掠過。接着雜亂的脚步，漸漸宏大起來。

屋裏空氣頓時緊張了，三張恐怖的臉，互相交視着。

「聽!!」金太爺像匹被獵狗趕來的兔子，跟斗馬爬跑出去，越過坍塌的院墻溜走了。

屋裏只剩下兩副地皮色的臉，和繚繞滿室的烟，還有一顆在機下「卜突卜突」直跳的心。

「媽的！跑了，你聽！」刺耳的聲音，已在院裏了。

「娘的！死了人。倒霉！」明亮耀眼的槍刺在門外閃爍。

「死了人？」一個絡腮鬍子嘴裏發出來。說着踱到屋裏，閉了嘴，鼻孔用力連抽兩下，「哼！烟捲味！這兩個窮鬼，不像……唔……唔……」自言自語，彷彿悟到什麼，點點頭。

「找……找什麼東西老……總們！」黑鍋戰兢兢的說。

「老……總……」福立叔望着一個××人的臉色。

「砰」那個××人槍把向材幫上一戳，嘴裏噤哩咕嚕一陣，聽不清說得什麼，用手比着開棺蓋的樣子，意思是要驗驗。

「這是我媽的棺材，才入殮」黑鍋忽然憶起去年的事來，××馬隊在門前大道過，把家裏饑着的三隻快要下蛋的母鷄捉去了，母親背地裏說了句什麼，不提防被人家聽見，五六十歲的人，竟挨一頓皮鞭，從此落下個病根兒，每逢遇到驚慌的事，總是渾身哆哆打戰，不想她老人家死後還受他們欺侮威脅，在陰間裏也不得安寧。想到這裏，眼前就張開母親顫抖的圖畫，淚珠慢慢順着鼻梁流到古銅色的下巴上。

「入殮？不成！裏面準有好東西，非驗驗不可！」一個小頭狹面黃瘦的中國人的話。

「用什麼儘管拿，我媽她是過去的人了，請……不要……再教他……害怕了！老總爺！」黑鍋掉着大顆淚珠，跪在草上「咚咚……」連磕着嚮頭，「可憐……憐我……這……這膽小的……媽媽……！」

「老總！寬恩吧！……」福立叔也在磕頭了。

「別他媽的鬧這樣子，裝石蛋！我曉得現在老百姓最滑頭，東西淨放在令人捉摸不到的地方，越窮家越有，那都是財主們幹的，別看，這棺材裏少不了槍，子彈，洋錢，烟土！哼！還哄了我！」又是那個中國人狗腿子。

「還他媽的裝蒜！奶奶！這是誰的！說！」那位粗黑的朝鮮人在缸邊發現了金太爺的大衣，像抓烟犯的警察尋到了海洛英似的咆哮，「你們配穿這個，舅子！非劈開不可！劈！」牛大眼珠子在四下尋劈棺的東西。

「老總爺……可憐……憐……我……」黑鍋仰起那個沾了不少灰塵草屑的頭來。  
「誰的！快說！說！」

久藏機下的秋菊，淌着淚，憤怒，恐怖，傷痛，佔據了她整個的心靈，幾回想爬出來拚命，然而想到老五的兒媳，又使她氣餒了。

「那是金太爺的，他方才在……」福立叔跪着說。

「什麼！——金太爺！」略頓，「好！找他去！有他，不開也行！」向鬍子使個眼色。

「去！去！統去！！」

「奶奶」，一隻黑頭皮鞋，飛向黑鍋胸前。

「拍！」一條皮帶打到福立叔臉上。

#### 四

天色黑暗得已到了最深程度，整個的宇宙，完全被籠罩在夜的龐大布幕裏，滿天星斗，雖不遺餘力的閃爍，却絲毫不能解黑暗侵略之圍。

黑鍋和福立叔煤井裏瞎子般摸索着，在村南蕭蕭的秋林中，繞了極大的灣子，他們相信金太爺定是躲在這裏，然而走遍黑壓壓的古柏墓場，尋盡嶮崎的沙溝，嗓子喊啞了，衣服掛破了，大地茫茫，午夜暗暗，那裏有他的影子。

「黑鍋！找不着了！回去吧！秋菊自個還在機子底下呢！」

「啊，秋菊自個還在機子下呢！」黑鍋像從夢中驚醒，把末句話重說了一遍。眼前突然幻出一幅秋菊被××人威吓的陰影，忽憶起母親臨終時候，囑咐自己怎樣看護妹妹的話，當時悲傷情景，禁不住像電影般在眼前掠過，熱淚又不知不覺的湧出來，聲音也顫抖了：「走走！快些回去！！」二人吃力的提了笨重脚步，一蹶一拐踏着茫茫的漫野，踉蹌的摸回村來，下了土沙崗，穿着過一片落葉繽紛的棗林，好容易尋到自己的柵欄。

「怪！怎麼沒有動靜？走了吧！」黑鍋并不因為沒有人聲而放心，正因屋裏沈寂而越發不寧起

來，像一塊大石一下一下撞着他那破碎了的心靈。

「燈也滅了，準是等得不耐煩，走了！」福立叔這樣安慰着黑鍋并且安慰着自己。

「秋菊！秋菊！」黑鍋粗啞嗓子。

「秋菊！秋菊！」福立叔叫。

沒人應聲，只有颯颯的秋風，吹着報紙糊的小窗，索索微響，彷彿向主人泣訴。

「這孩子！睡着了？」

「靠門扇牆上有掛燈，帶着洋取燈（火柴）嗎？」

「有。」

他倆雖極力鎮靜，終不能掩飾住預料未來悲痛恐怖的表情，踉踉跟跟摸進去。單扇門依然開得月圓，一根火柴，揭開慘劇布幕：

白棺材翻叩在亂草裏，僵硬死屍，直挺挺躺在地上，被棺材盛壓着胸部，露着石灰白發酵的面孔，一雙怕人的碧眼，似睜似閉，張着烏紫的大嘴，現出兩排黑黃牙齒，很像一個活人被壓得喘氣。放毛油燈的桌子，像個打滾的馬，把四條腿蹣起來。燈碗在地上；在灰白棺材蓋上，濺了掌大一片毛油，還有一條細長油綫，像是燈台沾了油滾的，盛倒頭飯的碗，碎在板凳下，飯和粗黑的打狗棒散亂在草裏。一個泥香爐，掉在僵屍手邊，安然無恙，像是被死人接住放下來。靠東牆的織布機子，動了位置，秋菊高高懸掛在屋角的樑上，像是踏着機子吊死的；披着散亂的辮髮，

突着眼珠，伸着舌頭，白紙似的臉上，掛着幾條紫黑的傷痕，粗白褲布子，撕了幾個窟窿，褲當裏透過一大片殷殷的碧血。——……

「噏！」黑鍋覺得像有一條憤怒，驚慌，傷痛的長蟲，從腦後順着脊髓往下，渾身不知是冷是熱，頓時知覺全失了。

「秋菊！秋菊！……你……你……唉……！」福立叔從樑上解下秋菊，搬到炕上，身上雖有點發溫，但氣已絕了！和黑鍋同時像兩匹老牛大聲嚎啕起來。

「這是夢吧？！對！是……夢！」黑鍋先住了聲，極願是一場噩夢，「砰砰……」把頭往土牆上撞了幾下，額上已有點血陰。

「黑鍋！黑鍋！」福立叔慘叫。

「啊！這不是夢呀？不是夢！媽！妹妹！等着！我報仇去！……報仇！……」黑鍋用手一摸額上有了血，兩隻兇狠的紅眼，放着利箭般的火燄，四下掃射，像是找報仇的傢伙。

「黑鍋！你……你……是……！」

「這不是夢！！」搖搖頭。「福立叔……你等……我不怕！……我去」黑鍋在灶上尋到一把寬大菜刀，惡狠狠向外跑。

「黑鍋！你瘋了？！你……！」

「報仇去！」

「黑……鍋！」



「撒手！」

「黑……！」

## 五

天微亮了，黑漆的夜色，隨着驚人的音樂，慢慢減少下來，到東方發魚肚白的時候，村上已然像狂風停後的湖水，漸就平靜了。連耐叫的狗，也似乎一夜使得疲乏，躺在墻下鼾睡也聽不到一聲，只有曉風中的秋樹，彷彿和村裏人抱同情，把深黃深紅的葉兒，眼淚般飄洒到各家土屋上。

黑鍋終于被福立叔攔腰抱住了，在地上滾了一大片，福立叔的手，被刀割破了好幾塊，都沒撒開。等幫辦喪事的人來了，大家才七手八腳把黑鍋扭到屋裏，他到了屋裏，像隻剛捉入鐵籠的野獸，只是橫蹦，怒吼。

福立叔曉得黑鍋媽的棺材，是黑鍋給金太爺磕了不少的頭并有福立叔作保在萬福成買的。他不願再教他爲難，就自己作主用破舖櫃把秋菊盛殮起來。

太陽像怕看憂鬱憤懣的人臉，慙慙的躲在杏黃色的雲彩背後，約摸已有兩竿多高了。一羣人從柵欄裏，扛出一口棺材，和一隻油膩烏黑的舖櫃，前面執引魂幡的，被兩個人架着臂膀，不哭，更不流淚，只是頓足，掙扎，狂罵；活像個要擡到刑場執行槍決的犯人。同時村上女人們都小聲交耳接談着：

「張大嫂！王家小芬跳了井，撈上來了吧？」

「馬二叔家香雲走不得路了！」

「大娘！聽說李二旦和楊福子他們被拉走了，真的嗎？」

「金拴媳婦找着了沒有？」

「兵開到城裏去了！」

第三天，孫家堡村上，發現幾張中×文對照的安民佈告，縣政週刊上登了一則重要新聞；

「……………本月二十一日××××軍第××師團，奉令由××車站來縣駐防，軍紀嚴肅，秋毫無犯，所過村莊，相安如堵，沿途居民，莫不揚頌……………」。

同時金太爺也接到縣政府一封公函，要他去參加縣民給××××少將送旗傘的大會，因為他是縣中公正士紳之一。

這天他吃過早飯，換了衣服，車騾都被拉去了，只得「安步當車」的出了大門，走上縣城大路，出村口在黑鍋屋後經過，見那裂了縫的土牆上，也貼了一張佈告，信步走過去看，剛剛站下，却見福立叔低了頭鎖着眉，一蹶一拐從柵欄裏出來。

「黑鍋呢？」金太爺背手問。

「他嗎！！——他瘋了，那天夜裏就瘋了：橫跳，胡罵，想跑，想殺人！我怕惹事，把他倒鎖在屋裏，從窗子給他遞飯，他不吃，把碗也摔碎了。到昨天早晨我又給他送飯來，窗樅劈開了，不曉得在什麼時候偷跑了。」

「……………！！」

到而今，三年多了，總不見黑鍋回來，荒涼的土屋，變成了老鼠的窠穴，孫家堡的人，常指着這屋子說：「這裏面有吊死鬼！」

二五年十二月五日於曲陽。

# 女宿舍

展虹

快五點半了；我忙把東西收拾好了，趕着回去，一步跳出門限，站在院子裏談天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把視線轉移到我這邊來。我給他們點點頭兒，還沒有開口，老向撐着冒烟的右手，張開冒烟的口對我說：「回去啦？談一會吧。」我一方面感着他們談天的有意思，可是一方面受了經驗的教訓，不敢多留；一邊預備着走，一邊老實告訴他們說：「不談了，再不走，就趕不上晚飯了。」他們都留我在會裏吃飯，於是我就站住了。

「哎呀，你們貴宿舍的號房才叫人怕呀！」我看老向用那種表情來說這句話，就知道又是那麼一回事了。情真事實，無可隱諱；非我之責，也必須辯護或道歉。我只有報之以搖頭和沒奈何的笑了。其餘幾位聽了這句無前因乏後果的話，都好奇起來，逼着問那是怎麼一回事。

「我聽說她們的宿舍裏的後園地方不錯；那天中午，我路過那裏，因想叫展虹給我照一張相片，所以就進去。不想在那號房門邊站了大半天，也沒有一個人。敲門，叫號房，也沒有答應。後來，時間把那個號房催了來。可是他版着一張鐵冷的絕無表情的面孔，略舉眼瞧瞧，一聲也不

言語，站着，旁若無人地看他的信。我只有耐着性子等他了。他看完信，慢慢地開了鎖，拉開抽屜放好了他那封信，鎖好了抽屜，才說：『找誰？』我告訴了他，他却動也不動眼也不瞋地回說：『她睡了。』

「可不是嗎，我住在那裏，也不好說什麼。那才真叫人悶死呢。您不過偶然一次碰一下釘子罷了。」

「這都是你們小姐們慣壞了他。」老向肯定地說。

這句話我雖不完全同意，却也不能不承認；那個女宿舍的傭人，無論男女，都已慣的不把自己的責任算是一件事的了；好不好，就扯着嗓子叫罵一頓，誰也管不着。

住女宿舍，這是第一次。我的住房是在她們的補習學校學生所住的一個樓上。一共有四個房間；我住的是其中最狹小的一間所謂「特別間」。她們共有十個人吧，住三大間。但我幾乎每天早晚都得洗冷水。一天，我被人邀出去吃晚飯，回去晚了，連冷水也沒有了。沒奈何只得呼那老媽子給我打一盆臉水來。哎喲！好一大堆的話呀！從她那一車子的話裏得的「啟示」，我才知道除了該女宿舍公布的規則外，還有些「未刻成文的規律」(Unwritten Laws)！那也是個個應該謹守毋違的。不然，那就等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了，受老媽子一頓「教訓」還是最輕的懲罰！「未刻成文的規律」有嚴厲的執行人；至於誰委權他們執行的，那只有天知道。

大概誰也承認，一個愛調弄筆墨的人總不會很規矩地晚上十時睡覺，早上六時起床的吧。好，

那是你該倒霉！誰叫你不履行那鐵律般的生活方式？這怎能怪她們版起面孔說：「每天早晚七時前有水。」哦，好一句富有「啟示」力的話呵！我這才悟到無論你怎麼樣，你還得七時前跳下床來，馬上去雜在十個人的堆裏搶那個水罐子！「七時前」，好，一天一天提早了！「前」的意義，本就沒有何種限制的；所以時間往上挪，是最合邏輯不過的事！下午呢，五時半吃過飯後，就得萬事不管，拿着臉盆，又去雜在十個人的羣中，爭先恐後地擠着碰着地搶水。如果懶慢些，或飯後出外兜個圈子回來，那就得把臉「乾洗」；一得一失，該的！誰說錯了？

一個陰沉沉的古祠裏，平日間已滿佈着鬼氣，在雨天，更可想而知了。但無論如何，你若在「非夜間」開了電燈，你就得受那些「未刻成文的規律」的執行者一頓好說。如果你向她說理，那你就可聽見以下的幾句話：「是這樣的咯，嫌屋子不亮，就不要住。」這個逐客令來得有點突然。難道說我們沒有付房錢嗎？事後訪知她是奉命而來的。

這都是瑣碎不過的事，似乎沒有說的價值。然而却和生活有直接關係的。索性再說一件。二十多條手巾，除了兩三條四不像的以外，都失蹤了。「那裏去了呢？」「都送到前頭（那是宿舍的主人住的地方）去了。」那你問問去，我沒有手巾用了。「好，再來一個沒得空。」吃飯的時候碰見前頭的人就禁不住問了一聲。嗯，靜默三分鐘！終於一個聲音起來了：

「你們最好用那種紙做的手巾，價錢不算貴。用過，扔了就完了，省得洗，也省得丟了。」

對！事情何必要改良，只要能將就過去就好了。「這是我們老祖宗手裏的規矩；子子孫孫該肖乃父，乃祖，乃曾祖，乃高祖，乃高高祖地實行！那是絕對沒有錯的。是，我學會了，手巾丟了，可用紙的；推之，褲子丟了，自然也可將就些用紙的了。我們很想搬家，但是長沙只有這一家女宿舍呢，怎辦？」

廿五年十二月五日

# 桂婆

王璋

## ——鄉村工作閒話之一——

我不曉得爲什麼要這樣的來厭惡桂婆，一聽到她那老雄雞似的，咯！咯！咯！咯！笑聲，我全身的汗毛孔，都在收縮，一望到她的田螺眼，厭惡！厭惡！一百二十個厭惡！

話從頭說起吧！我們是九月中旬下鄉來的，廣東九月的鄉村，正是烈日炎炎，汗流浹背。這鄉間的田野裏，滿滿是十字形的槓竿，據說在這個縣份裏，都是鑿井而耕。我們沙裏掏金似的，找到這麼一個各村環繞着的小鎮。我們走進這個小小四方城，像是進了一隻垃圾箱；蒼蠅在鼻子和耳朵孔邊亂攢，豬大娘帶領它一羣孩子們，和我們分庭抗禮。在鎮長家坐下，鎮長開一爿小小藥材舖，中間掛着一塊金字牌，「擅手脫瘤」，我望望藥罐上的灰，總有四分厚，懶洋洋的，和鎮長半睜着的眼皮差不多。我們要借間壁的一間大書院，這書院大概和藥罐，鎮長的眼皮是一派的，沒人理會它，即就買起紙來，寫上本實驗區的全銜，往書院大門口一貼，有幾個女人和孩子，圍上來瞧了一瞧，即便走開了，大概這門口，是被來往軍隊貼慣了的。

可是算來算去，屋子總缺少一間，——女職員宿舍，鎮長慢吞吞的說：「有着好屋子呢！後面

的與當樓，好亮的，看守這樓的，就是桂婆，你們和她商量。」他把手指着店門口坐着的一個女人，將近五十，耳上有着重重的金環子。可是我的眼睛，却從桂婆而滑到她傍邊的一個女人頭上，她手裏拿着一隻四周圍掛滿五顏六色布條的笠帽，頭上梳着一個長長的髻，像隻小型飛機，我專門打量這個頭型，突然身傍發出撲撲通通的聲音，把我驚了一跳，原來我站的一塊方磚上，登時添了六七口黏痰，我望了一望吐的人，他們却提起一隻光腳來，使勁的擦。於是乎蒼蠅又圍着這塊新開闢的天地。

我們被邀請到桂婆的當樓，桂婆提起衣角，把二隻紅木椅子的灰，揩拭乾淨。「坐坐！坐坐！」攤開了二隻手；接着二三個七八歲的女孩子，捧着一堆堆的無花果進來，我的手裏，也就由桂婆塞進二隻無花果。桂婆很有口才，真像決了堤的黃河水，飛沫四濺，我是外港佬（註一）聽不懂，望望幾個廣東先生，面上毫無愠色，大概是借房屋問題。

在歸途上，他們告訴我，她的丈夫，在廣州南堤開鹹魚行，兒子在中山大學念書，房子是毫無問題，用着就得了。怪不得他們談話裏，有着嘖嘖嘖的讚美聲，桂婆該是本鎮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物，丈夫是大老闆，兒子是洋狀元。嘖！嘖！嘖！

我們開始住進桂婆的一間擱樓，房屋依然，桂婆的口氣，一天一天在變了。時常問我們掙幾百洋元一月，我們裝作不懂她的意思，想混她的屋子住，總於無法避免，有一個夜晚，直接向我們發通知了；我們還是不理會，日子却難度起來了。她有大小不等五個丫頭，我有時說：「桂婆：

買那麼多丫頭是不大好的。」「四五個丫頭算什麼？廣州市老闆那裏，有四個小老婆，每個小老婆是四個丫頭，我是大老婆，總該比小老婆多一個丫頭。這裏可不比你們外省，略為有點身份的人家，總有上一手數的小老婆，二手數的丫頭。」日子是真的難過起來，天天早晨，就聽到打聲哭聲罵聲，不忍瞧着這幾個孩子活受罪，於是乎請人講借屋條件，結果訂條約如下：

(1) 屋子一間，住進一人，三元，住進二人，六元，三人九元，依此類推。

(2) 女工人一個，早晚二次送水，服侍一人，二元，服侍二人四元，三人六元，依此類推。

(3) 茶水費、薪炭費，一人二元，二人四元，三人六元。依此類推。

條件訂定後，桂婆那老雄雞咯咯的笑聲，不斷地送進耳朵來。有一次，桂婆上廣州，望她的老闆去，那個服侍我們的女工人，對我們說，她不是工人，是桂婆的弟媳婦，在桂婆家是喫飯沒工錢，要我們背地裏再津貼些，我們不理會，每天茶水，都成問題了。

壓榨也要有個限度，逼得我們不得不離開這間攔樓，然而桂婆還是天天和我們見面，因為她又一變而為我們民衆學校學生了。我厭惡她，幾乎完全表示出來，然而她祇要有小機會，或是問一個字，看一封信，都要設法來找我，而我的廣東話又是說不清，為什麼呢！後來貼隣雜貨店裏的老板娘告訴我，說「桂婆打聽出你是在區裏拿錢最多的。」

有一天，她送二條大鹹魚來，真好喫，的確是「黃花桐」（註二）她告訴我祇一毛錢一條，管火食的陳先生，被她說得心動，請她帶二十條來，回頭一算賬，三毛錢一條，又小又臭又潮爛，六塊洋



錢却拿走了，陳先生嘆了一口氣。

區裏煮飯的女工人，是本鎮最漂亮的年輕媳婦，她也像我初次下鄉，在鎮長門口見到的女人一樣，每天是梳着一個長長飛機頭（這裏附近，年紀輕一點，都是這麼一個頭，可是我真替她們擔心，晚上怎樣睡法，大概枕頭是要用空心的了）。阿玉很聰明，我們幾個外省先生的話，她常常用觀色法，而猜得一點不錯。突然，桂婆走來告我們，阿玉不肯替我們做工了。我們去問阿玉，阿玉完全不知道這回事，可是過不了幾天，她真不來做了，薦桂婆的弟媳婦來代，再有一個附帶條件，她得帶三個孩子來吃飯。我們這批先生，究竟不是真先生，大家捲捲袖子，自己煮飯洗衣；過後，我從廣州帶下一個沉默女工人來，桂婆天天上廚房，找我們的女工人閒話東西，托天之福，二月來仍然無事。

近來，好像很忙，也不來廚房了，也不來上夜課，有一天見到了，我說：「桂婆：好忙吧！」「是啊！我得到四鄉去收賬，每年忙一個十二月，不趕緊，是沒法收齊的。」「鹹魚賬麼？」「不一定，多半是放出去的錢賬；真的，先生，你們過年時的鷄鴨魚肉，慢慢買，每年總有好幾家欠主還不出錢來，就拉他家的大肥豬和嫩鷄走，我轉賣給你們先生，總要打一個七折八扣。」「如果他們沒有豬和鷄呢！」「難道不好拆他的屋麼？」接着咯咯咯的一陣笑聲，我全身的汗毛孔，又緊縮了。

（註一）「外港佬」廣東人稱呼外省人。

（註二）「黃花桐」鹹魚裏面最好的一種。

民國二十六年元旦，完成於廣東花縣。

# 縫衣

靜華

狂風怒嘯，黃沙蔽天。我因爲工作的緣故，冒着風沙的襲擊，帶着滿身的塵土，踏上平漢快車，由定縣向着北平馳行。

坐在擺動的火車上，眼前耳中，除了動亂的人形和嘈雜的人聲外，便是軋軋的機輪聲，好像一個人肩負重擔，卻還不斷的喊着「前進，前進，前進！」

火車一站一站的馳過，黑烟也一縷一縷的從窗邊抹去，夜便被這黑烟漸漸的帶來了，以至融成漆黑的色調，圍蓋了一切。雖然在這沒有月色的沉沉黑夜，及被嚴寒浸襲的冷冷荒郊中，我的精神，抖擻硬琅，猶如矗立原野的碑石一般。依窗凝視天空，瞥見那磊落光明的長庚星，宛然如同見到了她，已神采奕奕的在車站子然相待了。

到了北平，一種更緊張與興奮的空氣，充塞在我這盼望期待的心胸裏。我們會見以後，她不等我叙說我的一切，便滔滔不絕的告訴我，爲了捐助前方抗敵戰士一些經費，學校同學會節食停火一星期，以及分組到各城區，做愛國的宣傳講演，並總動員的出發募捐。她接着又說道：

『你相信中國無希望嗎？待我告訴你一些令人感動的事，表現人心不但沒有死，而且格外的熱烈。就以這次我參加全校同學總動員募捐說，沒有一處不見傾囊相助的行爲；爲國家，而有這樣熱烈心腸的人民，也就難得了。你看，有的人家，是先規定出數目來，所以一去就可捐得三塊五塊錢的。還有的是聽我們說，綏東抗敵的兵士，在冰天雪地裏，無衣無食的，凍死餓死的不計其數，這話還沒有說完，眼看着一切剛剛夠飽暖的人們，立刻就將手放進衣袋裏，三毛五毛的，一毛半毛的交出來。這種慷慨，看着怪使人驚異與感動的！』

『你猜猜我們停課一天的功夫，捐得多少錢？湊起來全數已是四百多塊錢了。這欸，我們的議決是，買布買棉花來自己做棉衣，捐送前方慰勞抗敵的戰士。我們同學這次真是齊口同心的，爲愛國而出此舉動與呼聲，你贊成嗎？』

我正聽着，意識着青年人的心，都是如灼熱熊旺的一團火焰，只要是公明正義的熾燃，是多麼可佩的純真呵！忽然她這一問，而且那炯炯的眼光注視着我，好像看透我的心，要找出一些更有意義的意見似的，我回答了幾句，她似乎很滿意，但我自己却味索到空虛了！

一天傍晚，我的工作暫告一段落，步出辦公的地方，迎面吹來一陣狂大的北風，天氣陰霾，這時，馬路上行人也十分的稀少，不過在我，恰如履雪地一樣的感覺到痛快，所以心境倒覺得恬然了！

獨自昂頭踽行，朝着一條修長的馬路邁進，走到一座大理石樣潔白弓形的橋梁時，站立橋心，

憑欄眺望，遠遠的叢林密佈中，五龍亭的蹉跎，海邊欄干的紆繞，白塔的孤迥，塔下參差的松柏，桃林，垂柳……這一切，都是我所愛好的自然環境，不知不覺的，使我想起了水光塔影的時候，正是兩三年前，課室生活之暇，常同着她到這艷麗的北海划船，我們飄蕩在朝陽映照的春波上，輕搖瓊漿，真是水光塔影，搖蕩金波的風味，我們共享海風的薰陶，共賞天水一色的美妙。

再往南看，那是幽人往來仙境般，富有詩意的南海，記得是在清涼入勝的夏夜，漂蕩海心，倚舟而坐，吃蓮子，嗅荷香，時而清歌悠揚，時而賞月談心。隨着船身漂浮動蕩，我們簡直如臨高空一樣的曠達自由！

還有的，就是在雅淡的香山，四週被玉帶似的青山所圍繞，我們會如勇士般的騎驢馳騁。這一切豁人眼耳的自然美景，這許多沁人肺腑的可愛情境，在我的心中，將如蠶吐的絲繭兒，是愈來愈纏的緊密呵！

當我一邊尋味着這許多過去的玩樂，一邊走着的時候，於是我決定了，在這次意外的，難得的機會來到北平，除了不斷的埋頭工作外，當讀些愛讀的書，此外，留下來的恐怕是一分一刻的時間，我也要與她重到廣闊的大自然裏，在幽美的自然中，吸點新鮮空氣，轉換轉換這工作過多的腦子。這個念頭，突然在個性倔強的腦中佔據着，是再也無法踴行馬路的了，於是我便急急驅車向前。

但是，沒想到見到她後，却被一種嚴肅緊張的空氣所壓抑。她不會歡迎我，也不會理我。只見

她手中正親切地抱着一件陌生人的衣裳，一針一針的在密縫。我是向來知道她未曾做過一件細軟的衣褂，爲什麼今天却如此興緻底縫這件衣裳呢？我默默地看着她，立刻使我洞澈了，原來這件灰色衣裳，反使我佩服她的熱忱與能力！

她的愛國精神感動了我，因此我興奮地又拿出工作來，更形努力的做了，在這屋中，一點聲息也沒有，我們只是默默地在各自忙碌。

夜漸漸的有些深了，在這自動熱烈愛國的領域中，「休息」，將是世界上快要消滅了的名詞。她爲了「捐衣」，廢寢忘餐的在縫紉，在這長夜漫漫的中國現時代環境裏，黑暗嚴冬的努力奮鬥中，不知道遠旦的晨光，何時臨照大地呵！

當我偶然凝思拾住筆管的片刻，我看見她一直是手不離針的在低頭縫紉，爲了國家，爲了抗敵戰士，縫吧，密密的縫吧！在她聰穎而又熱烈的臉龐上，含着無限的愛國熱情，在她那明亮的眼中，含着無限抗敵到底的希冀，在她那輕巧匆忙拉線的舞動中，是寄寓着努力奮鬥得到最後勝利的深意。哦，中國呵，用血汗的努力，我們仰望着你終有勝利的一天！

# 魯迅先生的幾封信

孫伏園

魯迅先生給我的信，如果都能保存起來，我想可以有一百來封。可惜民國十五年的京報事變，二十一年的上海戰爭，我都損失了不少書物，那些書物裏面準有幾十封魯迅先生的信；加以平時不小心，居住無定處，因而散失的大概也不少。魯迅先生去世以後，我粗疏的翻檢了一下，只得到三封，大抵是早年的，現在重讀一下，很引起些回憶。信上所標日期，一封是一月十一日，一封是六月十二日，一封是十月廿四日。這些日期，未必在同一年份；但照信中所述各事推斷，總不出民國十一年或十二年。至於這三封信的先後，現在卻沒有法子確定了；我們姑且把它們算作同一年份的，然後照着月日的先後排下去罷。

一月十一日的一封信是這樣——

伏園兄：

惠書已到，附上答王君箋，乞轉寄，以了此一件事。

欽文兄小說已看過兩遍，以寫學生社會者爲最好，鄉村生活者次之；寫工人之兩篇，則

近于失敗。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嚴則可存二十三四篇。現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問其可收入文藝叢書否？而于陰歷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後再加訂正之。總之此集決可出版，無論收入與否。但須小加整理而已。

小白兔一篇尙好，但所記狀態及言論，過於了然（此等議論，我亦聽到過），成集時易被注意，似須改得稍晦才是。又傳染病一篇中記打針（注射）乃在屁股上，據我所知，當在大腿上，地位太有參差，豈現在針法已有改變乎？便中望一詢爲荷。

一月十一日夜，  
迅上。

信內所說「王君」不知是誰，所謂「了此一件事」也不知是何事，現在完全記不得了。魯迅先生對於一個少年作家態度的誠懇，和對於他的作品指導的精微周至，這封信真是一個極好的例。現在欽文先生著作等身了，魯迅先生對他第一本集子的批評，無論在欽文先生或在我們一般人，實在是一件極可寶貴的材料。

六月十二日的一封是這樣——

伏園兄：

今天副鐫上關於愛情定則的討論只有不相干的兩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鍾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漸停止了麼？

我以為那封信雖然也不失爲言之成理的提議，但在變態的中國，很可以不依，可以變

態的辦理的。

先前登過的二十來篇文章，誠然是古怪的居多，和愛情定則的討論無甚關係，但在別一方面，卻可作參考，也有意外的價值。這不但可以給改革家看看，略為驚醒他們黃金色的好夢，而「足為中國人沒有討論的資格的左證」，也就是這些文章的價值之所在了。

我交際太少，能夠使我和社會相通的，多靠着這類白紙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實在是無益的東西。例如「教員就應該格外嚴辦」，「主張愛情可以變遷，要小心你的老婆也會變心不愛你」之類，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無報章討論，是一時不容易聽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這些名言的發展地，豈不可惜。

鍾先生還是脫不了舊思想，他以爲醜，他就想遮蓋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裏面依然還在腐爛，倒不如不論好歹，一齊揭開來，大家看看好。往時布袋和尚帶着一個大口袋，裝些零碎東西，一遇見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這舉動雖然難免有些發瘋的嫌疑，然而在現在卻是大可師法的辦法。

至於信中所謂揭出怪論來便使「青年出醜」，也不過是多慮，照目下的情形看，甲們以爲可醜者，在乙們也許以爲可寶，全不一定，正無須乎替別人如此操心，況且就在上面的一封信裏，也已經有了反證了。

以上是我的意見：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由你自定，我這些話，單



是願意作爲一點參考罷了。

六月十二日， 迅。

信中有幾句引用的話，大抵是鍾孟公先生來信的原文。鍾孟公先生是誰，現在完全不記得了，或者當時也並不認識。「愛情定則的討論」，在晨報副刊上連登了一兩個月。當時我想試用現在的大衆論壇一類方式，把這一個問題完全公開，文責由作者自負，讓大家討論個暢快。不料招來了許多責難：有的用買賣的立場，意謂「我們出錢買報，不願意買這些謬論來看」；有的用道德的立場，意謂「這種謬論絕對不應享有公開發表的權利」；鍾孟公先生的「忠告」大抵以不宜使「青年出醜」爲詞。魯迅先生則是主張繼續討論的。魯迅先生並不一定要替那些謬人爭言論自由，只是覺得這些謬論「可作參考，也有意外的價值。」魯迅先生不大願意和實際社會相接觸，下一封信裏還有更詳細的解釋；他在這封信裏，只說「我交際太少，能夠使我和社會相通的，多靠着這類白紙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實在是不爲無益的東西。」一方面他不主張遮蓋醜惡，以爲「外面遮上了，裏面依然還在腐爛，倒不如不論好歹，一齊揭開來，大家看看好。」這實在也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精義。我現在看起來，覺得魯迅先生這一封信，似乎原是打算讓我發表的，所以即使仍用信箋，文字卻比平常通信豐腴些。不知怎樣我當初沒有想到，一壓竟壓了十五年，直到今日纔公開出來。

十月二十四日的一封是這樣——

伏園兄：

昨天接兩信，前後相差不過四點鐘，而後信稱前信曰「昨函」，然則前寄之一函，已爲送之者壓下一日矣，但好在並無關係，不過說說而已。

昨下午令部中信差將小說史上卷末尾送上，想已到。現續做之文，大有越做越長之勢，上卷恐須再加入一篇，共原稿爲八十六七葉，始可與下卷平均，現擬加之篇姑且不送上，略看排好後之情形再定耳。

昨函謂一撮毛君及其夫人擬見訪，甚感甚感。但記得我已曾將定例聲明，即一者不再與新認識的人往還，二者不再與陌生人認識。我與一撮毛君認識大約已在四五年前，其時還在真正「章小人(之口)」時代，當然不能算新，則倘蒙枉顧，自然決不能稍說謊話。然于其夫人則確係陌生，見之即與定例第二項違反，所以深望代爲辭謝，至託至託。此事並無他種壞主意，無非熟人一多，世務亦隨之而加，于其在病院也有關心之義務，而偶或相遇也又必當有恭敬鞠躬之行爲，此種雖係小事，但亦爲「天下從此多事」之一分子，故不如銷聲匿跡之爲愈耳。

樹人上。十月廿四日。

再者，廿三函及書皮標本頃亦已到。我想不必客氣，即用皇帝所用之黃色可也，今附上，餘者暫存，俟面繳。

面上印字之樣子，擬亦自定一款式，容遲日奉上，意者尙不急急也。

樹又上。廿四。

第二信中，魯迅先生已自謂「交際太少」；第三信中，乃把不願交際的原因詳細解釋。「定例」兩條，「世務亦隨之而加」的例證兩事，都是極新穎又極深刻的。魯迅先生不驚虛名，也不願有虛應酬；有時別人以為還在虛應酬的階段，他卻早把別人當成真朋友了，於是乎有苦痛，於是乎有憤怒。魯迅先生把這些不必消耗的時間和精神節省下來，專注意民族國家的根本問題，不是研究，便是創作，幾乎可以說他是沒有私生活的。

我希望此後還能找出幾封來，送請許廣平先生拍照，因為許廣平先生最近徵集魯迅先生書信，以備將來「整理成冊，公於大眾」。我也覺得這是一件重要的事。許先生在啟事上說：「現已開始負責收集，凡藏有先生親筆書信者，望掛號寄下，由廣平依原信拍照後，負責寄還。如肯把原信和先生的遺稿遺物永存紀念，願不收回，當更為感謝。此為完成先生的文學遺產的工作之一，受惠者不特一人，想定為諸位所熱心贊助。寄件所交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周建人轉交為禱。」我特把這一節文字轉鈔在這裏，希望這件事業及早完成，得見魯迅先生書信的全部。

# 小癩嘴

白心

一天，薄暮的時候，我正百無聊賴的坐在我那小得儘可容膝的書房裏。忽然聽到一個聲音：源揭開正看見。

「快去！到龔家烟館裏把他找回來！」接着一陣狼急促的脚步子打門外走了過去：「好了！曹六奶奶回來了！大烟鬼子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胡來了！」從老人口裏迸出上面的枯澀而帶無限安慰的語調。

我聽見這些話，便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同時眼前還勇現出一個不滿四歲遍體襤褸的大烟鬼的孩子，也就是門外爭相告語新近歸來的曹六奶奶的愛子。這孩子沒有門牙，是沒有長呢？也不知是長了又掉了的，所以人都叫他小癩嘴。他有個十歲大的哥哥，和七八歲的姐姐，他的們三個人，除了秋冬溫暖的太陽，不分貧

富的照着他們外，凡是人類應有的愛憐，總沒有嘗過。

他們是在去年夏天由別的地方搬來的，聽說小癩嘴的爸爸原先是划蓬子船的，在我們這環鎮皆湖的地方，要是有隻船的話，進項比種地還要好，裝裝貨，送送客，運運糧食，真是比城裏拉洋車的要舒服得多。

小癩嘴的爸爸曹六，雖有這種好事業，到度禁不起他抽大烟，日子一久，船也賣掉了，沒法才搬到對河兩間小茅屋裏去住。

小癩嘴的媽媽，知道長此下去是不行的，只好把她心愛的三個寶貝尤其是剛剛會走的小嘴，交給她丈夫照料，她就到城裏去傭工。

曹六藉着從前划船的時候，在碼頭上認得的幾個熟人，就在碼頭上代人搬行李挑草呀米呀

的，要是不抽大烟的話，一天到是要掙不少的錢。

六奶奶才出去的頭兩個月裏，每天晚上曹六回家，總帶些燒餅，給小孀嘴他們喫，雖然每人頂多只有兩個，到底總比餓着強些，有時小孀嘴還能嘗嘗花生的滋味後來斷漸少了，最後簡直沒有吃，孩子們餓得號哭這悽慘的哭聲，常使我異樣不安。

遇到有小的事情，我就叫他們幫幫忙，如果是釣魚呢，小孀嘴的哥哥拾魚簍子，他姐姐拿魚桿，末了每人給四枚銅子，正合當時兩個燒餅的價錢，小孀嘴雖然跟着去玩，可也是照樣的拿錢，日子一長，他們差不多全靠我給他們的幾個零錢來買喫的。

冬天我不長出去，他們一冬就沒有吃什麼，聽說小孀嘴只穿了一件破棉襖，下面腿腳全光着。

我還歡喜放風箏。今年春天，剛把心愛的十

八角風放上去，忽然線斷了。風箏跑掉了，我着急得大聲喊起來！「風箏跑了……」

忽然由對岸房後，跑出一個捷如猿猴的孩子。向風箏落處追去，我想：風箏一定不會回來的，這孩子還不撿了去。我快快的拿着贖下來的風箏線回家。

不到一個鐘頭，有人在敲門，敲的聲音，是在門的下半截，無疑來的是小孩子了。

「楊家小妹妹來了，」說着，我就搶先去開門。

奇怪，敲門的並不是她，是個蓬頭赤足泥污滿面的孩子，他的胸脯子一起一伏的還喘着氣呢，一隻手縮在祇賸有半片棉襖袖子裏，一會又伸出來，擺在嘴上呵氣，一伸一縮的，不住的動，另一隻手拿着那跑掉了的風箏，很高興的舉着說：

「大姑：我過兩道河，一直追到史家墳攤，纔追回來。」他一邊喘着，一邊說，分幾次才

說完。

聽他說話，我才知道，這就是去年搬來的，大烟鬼曹六的兒子，小癩嘴的哥哥，也是常常替我挖野菜拾魚籃子的孩子。

他的臉瘦得只有巴掌大，除了嘴和眼睛的閃動，像個活人外，簡直和死人差不多，一臉凍破了的裂痕，比母親描的花樣子還細得多，兩道黃鼻涕動也不動的掛在上嘴唇上，大概也凍上了，手上有幾處在很慢的流着的血，也許是爬河坎子被樹枝子什麼刮的。

「哥哥你怎麼不等等我呀？」尖脆而帶哭的這樣叫着走來。

她的一切和先來的那個一樣，不用說是小嘴的姐姐了，手裏拿着風箏線，已亂成一團了。

我正要問小癩嘴在那裏，一眼看見河坎子底下（除發大水成年是乾的）像是一堆敗絮在蠕蠕的動着。一會兒就爬上一個人來了。

「呵呀！天！這不是小癩嘴嗎？」

真是成了一個像枯柴做的人了，兩條小腿抖得站不住，要不是倚着牆，他一定會倒下來。他們受凍，挨餓，被折磨得這個樣子了。他們告訴我：爸爸一連幾天不回來，回來不帶吃的。並且每次回家，那僅有的用具就要少一樣，如木箱，板凳，鐵鍋等等，一樣一樣的都隨着他走了，好像記他回家的次數一樣。到現在連睡的鋪板都沒有了，日裏蹲在有太陽光的地方，晚上三個人抱在一起，縮在空無一物的草房裏。

我心裏難受極了，每人給了十枚銅子。

登時他們的眼睛，就發起光來，望望我的臉，又看着手裏拿的錢，模模糊糊說了句謝謝！又抬起頭望望我，像是預備笑，不知怎麼的反要哭出來了。這才抖着他們的腿和手，慢慢的走去，彷彿此刻才覺得疲困和饑寒。

奇怪！我腦子裏，老印着這三個苦東西的影

子，一直到吃了晚飯後，還不住的來回想着。

「這又是誰？講悲哀的故事，給我家小獸子聽過了，你們看，她又在發痴呢。」哥哥很注意的樣子，指着我說。

「沒什麼，」我微微嘆了一口氣。就把早間這三個小人的事，細細的說給他聽，末了說，最可憐的就是小癩嘴，凍得連話都說不清，只用手摸着肚皮，指指嘴，眼睛望着他哥哥手裏的錢。

「他們今天，准可以飽，明天呢？」哥哥現出很憐惜的樣子問。

我說：「據那頂大的孩子說，他們一天有二十枚就可以夠了，明天還有我今天給他們沒用的十枚呢。」

「後天呢？將來呢……？」

哥哥老是不斷的這樣問，好像是笑我多事是的，我真有點不高興了。

後來還是哥哥想了一個辦法：我們拿點錢給

他們做本錢，讓小癩嘴的哥哥去做買賣，無論賣出多少，總是歸他們一天二十枚，到晚上把賣出來的錢和沒賣完的貨，都一起交回來，再做第二天的本錢，不足由我們補上，要是能夠有多餘的話，代他們聚集起來，留待冬天做棉衣，這樣就可以養成他們勤儉耐勞的習慣，也許可以使們不受凍餓。

在第二天的早晨，小癩嘴的哥哥，就很高興的，拿着新買的竹籃子和刀，去賣葡萄。

天彷彿有意同人做對，一會兒就晚了，出去賣葡萄的，也不來交錢和贖貨，一直到晚飯後也沒有露面。

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連人也不見。小癩嘴和他的姐姐，有時在他住的茅屋門口發現，可是一見到我們，就很快的藏起來。

哥哥說：「我在街上，看見過他，兩手空空的，什麼也沒有，躲在一家豆腐店檐底，一直等我走過去才出來！」

「唉！天生的賤骨頭，救不好，有什麼說頭呢。」我恨恨的說。

夏天，哥哥的朋友劉大哥忽然吐血，病得很利害，鎮裏的名醫，囑咐他家裏人，多預備些童便（是剛會吃飯的男小孩子的尿），一遇上他再吐，就拿童便熬參湯給他喝。

有小孩子的人家，都不肯，說小孩子的尿，經過火是於小孩子大大的不利。

我忽然想到了小孀嘴，他雖然比較嫌大一些，可是除了他，真沒法子再找別的比他還合適的了。

小孀嘴經李媽洗擦以後，着實有幾分人樣兒，一雙大而有神的眼睛嵌在小臉蛋子上，一種天真活潑，逗人愛憐的神氣，比人人誇讚的王姑奶奶家的小阿品，還要好看許多。

他把右手食指擱在嘴裏，左手放在沒有褲子的膝蓋上，坐在一張小杌子上頭，兩隻黑眼珠兒，骨碌骨碌的，看着面前放的，一碗飯和兩

樣菜，不知先喫那樣好。過了一會，富有經驗的李媽，拿了一碗糖水來，向着小孀嘴說：

「喫過了飯再把這個喝下去，這樣尿才能清呢。」她話剛說完，一碗糖水早沒有了。

「不好！小孀嘴溜走了！」我在稍不注意以後，很驚惶的找着。

「沒有，在樹底下！」

李媽把早已預備盛童便的一隻大碗拿到樹下來，對他說：「小孀嘴，你要撒尿，就撒在這裏。」

「我知道，還沒有尿呢。」他還是蹲着不動，右手拿一塊小瓦片，在泥土上畫。

「畫什這，小孀嘴？」

「我畫我將來長大種的田。」

「畫什麼田？」我順着他畫的看去，原來是四方方很準確的一方一方的痕子。

「這就是你種的田嗎？」我真要笑出來。

「這個田等我長大了，她也大了，我一長大



不是就有力氣了嗎？我就種牠。像李三叔種田多好，天天有飯喫，過年還有大棉襖穿，我大了也得要穿，還做一件無大不大的，」說着盡量底張着他兩隻小臂膀比着：「這們大的一件大棉把我媽穿。」

「你爸爸呢？」

「他抽大烟，不穿棉襖！」

「爲什麼抽烟就不穿棉襖？」

「唔……」

停了半天，他把本來望着我的眼睛，移到別處，發了一會呆，一聲不響的，又蹲下去畫田。大概是想到，他爸爸抽烟再穿棉襖，田一定不夠了又去加點田罷！

「不要畫了，小癩嘴，我教你認字。」

他很驚奇的跳起來。

「認字！是不是天地元黃？」

「你已經認得啦！」

「認不得，我會唱，這是李三叔家的龔哥

哥，天天上書房學回來唱的。」

我說：「唱沒有用，認字才有用呢。」又指着拿瓦片子的手問。「這是甚麼？」

我就用小刀在一塊沒皮的樹上，劃了一個手字，指給他說：這就是「手」字。

小癩嘴隨着我也念一遍。

問一個劃一個，一共是四個字，手，田，力，媽。

他很不費事的就一會兒都學會了，並且拿他畫田的瓦片子，在他田旁照樣的劃了幾個字，居然一筆沒錯。

「真聰明，他才四歲呀！」三天就學會了十二字，我高興極了，逢着人就這樣底說：

到第四天上，劉大哥到底掙扎不過他的病魔，離開這個黑暗的世界了，小癩嘴也無須再製造清的童便了，不得不回他的家。

以後凡是小癩嘴住的茅屋的土牆上，和被鋸

了的樹樁上，以及路旁的破磚上，東倒西歪的，都有他學過的十二個字。這不用說，是我給他的粉筆作的孽。

小孀嘴的媽媽曹六奶奶，回來的第二天早上，帶着小孀嘴來，說了許多感謝的話。還提到賣葡萄的事：原來那天她大孩子，正興沖沖拿着一籃子葡萄，在大街上叫賣的時候，一頭碰見他爸爸，他爸爸不問青紅皂白，就連錢帶貨一起提跑了，她大孩子怕說了我們不相信，就嚇得不敢見面。末了又說她在外面所掙的工錢，都按月整個的望家裏帶，曹六還是常常去找他，不是說小的害病，就說大的學手藝要錢用，她急得沒法連衣服盡當光了。她越說越傷心，一手拉着小孀嘴，一手搗着臉，哭着走了。

四年前，我回到我那十年不見的故鄉。兒時的釣遊處，仍然使我依依底眷戀！徘徊岸左，見柳葉絲絲，迎風擺動，被將落的斜陽照着分

外顯得嬌綠可愛，回想當年母親一手植這一排柳樹的情形，好像就是眼前事！

忽然有人走過來，他的臉來不及看，只見他個個着身子，肩上披一件退了色破藍布褂子，光着焦黃的上身，很頹唐的下了河坎子，向着祇賸有兩面沒有倒完的土牆，屋上連草都沒有的破敗不堪的小房子裏去了。

「咦！這不是曹六的家嗎？」我換了一口氣：「不用說，看這種鬼樣子，一定是曹六了。」

「不是，曹六早死了。」站在我旁邊的吳二孀很快的告訴我。

「這大烟鬼子是誰呢？」

「曹六的兒子，他也早抽上大烟了。」

「啊！他也抽大烟！」

吳二孀似乎被你的怪聲嚇住了，光望着我，一聲也不響。

「他是小孀嘴吧？」我呆了半天纔問這麼一句話。

「他嘴並不癩，將來一定會抽煙抽癩了的。」  
「小癩嘴呢？」  
「那個小癩嘴？」吳二嬸很不明白的反問。  
「咳！小癩嘴不知下落了，也許真去種田。」  
他住的地方，前前後後都是田，用不着遠去，

## 失業者的悲哀

南 燕

是一個北風怒吼的早上，掉了差事歸來的，  
萬分懊喪的他，躑躅在城北一條靜僻的街上。  
他低着頭，望着平整的麻石，想到自己和別  
人處境的懸殊，一個異樣的感觸，襲上他的心  
頭。

寒風刮著他滿刻着人生經驗縐紋的臉，發燒  
而且刺刺作痛！但他一點也不會感到，他腦海  
中，祇在回索一年以前的往事。

他記得在去年一個已涼天氣未寒時，和閒居  
了三年的健，同時蒙某科長的介紹，充當距離

怎麼負有包打聽盛名的吳二嬸會不知道呢！  
走過沒皮的樹旁，赫然照眼，手，田，力，  
媽……

一個一個的字痕，清清楚楚底還存在呢。

故鄉很遠的一個縣政府的小職員，在這一條街  
的盡頭，他們分了手，各人開始走上旅途，掙  
扎各人未來的新生命，失意後的得意，使他有  
說不出的興奮。

去的時候，縣長告訴他的介紹人，介紹人又  
告訴他，職務是事務員，月薪是三十元，不折  
不扣。他想：伙食并零用十塊錢足夠，其餘的  
二十元，寄給家裏的老婆和四個孩子，自煮自  
吃，也許差不多。黃金的夢，雖然尚未開始，  
但他的心，已像獲得神秘的寶藏一樣的興奮，

安慰！

時候是冬而春，夏而秋……過得多快，他來時的期望，完全毀滅了。縣長的爲人，真是莫測高深，對着職員，老是一副不自然的笑臉，說起話來，好像很憫恤僚屬的樣子。但是，結果呢，縣政府的職員，超過規定的名額，至少一倍，大概是爲着應酬要人的推薦的原故吧，因此三十元一月的，就祇得分攤，每月伙食洗衣，剃頭，很少的開支，有時候都要挪借，家裏的妻子，自然是縛着肚皮餓了。

秋天一過，又是霜勁風嚴，正是自己離別故鄉時的情景，心裏的傷感，不知是怎樣。

噩耗傳來，匪又打進城來了！縣長，科長，以及與縣長關係較深的，都清好行李，分途避難去了。

他想走又沒有錢，不走又有性命危險，真的坐着等死麼？他想：誰也沒有這樣傻。

附近衙門的小商店的主人，真有良心，在這

樣嚴重的時候，誰不是自身難保，但他可憐異鄉飄泊的他，慨然贈他的旅費。

現在他回來了！回到他灰色的故鄉，他想到謀生的不易，以及故鄉親友勢利的眼光，冷嘲熱諷的難受，他懊喪萬分，躑躅在街頭。他想：命運之神，在宣佈他的死刑了。

## 書人月刊

第1卷第1號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全年連郵二元半年一元

定閱：上海三林塘書人月刊社

## 殉道者 (續)

卡洛冷科原著  
衡勝譯

### 二

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將軍，就在那悲哀的日子，統率着一萬大軍，從遠地出發，于艱難險阻中取道回他的可愛的故鄉。

厄斯啟尼，克利多，克利多皮拉斯，腓烏，和亞波羅烏魯斯，這時忙着準備簡樸的葬禮。柏拉圖則點着他的燈，彎頭向着一張羊皮紙；這位哲學家的高足，正忙于追述那足以顯明這位聖哲一生的事業，名言，和教訓。一個思想是永遠不會丟失的，而這為大智所發明的真理，照耀着後代人的程途，正如一把火在黑暗中一樣。

蘇格拉底另外有一個學生，名字叫做底伊帕斯。不久以前，這性情急躁的底伊帕斯還是一個最輕浮而只知尋求快樂的雅典青年。他把美

當作他的唯一上帝，並以克林愛斯為美的最高的典型而拜倒在他面前。但他自結識蘇格拉底後，所有希求快樂的慾望，所有的輕浮，便一齊去掉了。當別人代替他和克林愛斯作伴時，他也不以為意了。他從蘇格拉底這邊所發見的思想的優美與精神的和諧，其吸引力似百倍于克林愛斯的優美的體態與和諧的容貌。他遂以全副強烈天性的熱誠，依附這個曾擾亂了他的貞潔靈魂的寧靜的人，像嫩樹的苞蕾向清新的春風開放一樣，他的心靈也頭一次向懷疑開放了。

如今老師死了，他便再找不着安寧了，不論在他的火爐邊，或在街上抑鬱的靜寂裏，或在他的朋友和同學中。所有爐邊和家裏的神明們，以及俗衆所崇拜的神明們，都使他感到厭

惡。

「我不知道，」他說，「你是不是無數代人所燒香供奉的神明中最好的一個；我知道的是爲了你的原故啊，盲目的羣衆撲滅了明亮的火把，也是爲了你的原故啊，這個最偉大最好的人物給犧牲了！」

對於底伊帕斯，彷彿街上和市場中仍反響着那不公正的判決的尖銳聲。他回想起羣衆在這里如何喧嚷要處決會領導他們克服阿志尼斯的將軍們的事，他又想起蘇格拉底如何單獨反對法官們野蠻的判決，和羣衆盲目的憤怒的事。但當蘇格拉底自己需要一個戰士的時候，却找不着一個人能以同等的力量來保衛他。底伊帕斯譴責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並且爲了那個理由，他要逃避每一個人，——甚至他自己，如果能的話。

那天晚上他跑到海邊去。但他的憂傷只有變得更加厲害。他恍惚覺的海神尼里斯的居喪的

女兒，在海岸上搖來擺去，哀悼雅典偉人的亡故，哀悼着這瘋城的愚笨。海浪一個逐一個的撲碎在岩石的岸邊，發出號啕的哀鳴。它們的澎湃聲，聽來像是一曲喪歌。

他轉身離開了海岸，低頭繼續前行。他忘了時間和空間，甚至連他自身也忘了，心裏只充滿着關於蘇格拉底的苦惱的思想。

「昨天他還在，昨天他的溫和的語言還能聽見。然而，今天他就不復生存了，這是可能的事嗎？呵！夜晚啾，呵！罩在霧中的大山啾，呵！爲你自己的生命所鼓盪的叟叟之海啾，呵！在你的翼上挾帶着無量世界的氣息的無休停的風啾，呵！點綴着飛雲的繁星燦爛的大啾——帶我去，打開死的秘密給我看看罷，如果它已經洩露給你們了的話。萬一你們也不知道呢，就請把你們的高尙的冷漠，賜給我無知的靈魂罷。請給我排除這些惱人的疑問罷。要是得不到解答，或連解答的希望都沒有，我是再沒有力氣把

這些疑問藏在心裏了。如今蘇格拉底的雙唇已被封鎖在永久的靜默中，而且永久的黑暗緊壓着他的嘴唇，這些疑問，還有誰來解答呢？」

底伊帕斯這樣對着海，對着山，對着黑夜叫喊，夜是在循它的一定的道路，不停地，隱隱地，踏過瞌睡着的世界。在底伊帕斯舉目審視他無意中所走的方向之前，很長的時間已經過去了。當他向四週一看的時候，一陣黑暗的恐怖立即抓住了他的靈魂。

### 三

這好像無名的夜神聽見他的不恭敬的祈禱了。底伊帕斯看看四週，辨不清他到底在什麼地方。城裏的亮光，早已爲黑暗所撲滅了。海的吼號，已遠遠地消逝；他的煩惱的心靈，也忘了曾經聽過它了。沒有一點小聲音——沒有夜鳥的哀鳴，沒有鳥翼的呼呼聲，沒有樹枝的沙聲，也沒有快樂的河流的潺潺聲——來打破這深沉的靜寂。只有朦朧的鬼火，星羅棋布的在石上閃爍着，和沒有任何聲音隨伴着的電光

在嵯峨的山巔上倏隱倏現。這剎那間的照耀，適足以加強黑暗的勢力；而這幽明的亮光，却顯明了靜寂荒野的輪廓，荒野中交橫着狹道，像爬行的長蛇一般，伸展到凌亂的峻嶺中去。

前此所有出沒於綠林，溪澗，和山谷間的快樂之神，似已永離此荒野。惟有牧神，這巨大而神秘的牧神，還在靠近鴻荒的地方藏着，似乎以嘲弄的眼光追隨着這渺小的螞蟻，那在片刻以前悔慢地求問宇宙的和死的秘密的螞蟻。黑暗，令人麻木的恐怖，重壓着底伊帕斯的心靈。

這有如狂暴的浪潮重壓着岸上的石頭一樣。

這是一個夢呢，是現實呢，還是不知的神的啟示呢？底伊帕斯覺得他將立即踏過生命的門限，他的靈魂將融入無邊際的，不可思議的恐怖的海洋中，像一滴雨點于黑暗的風雨的夜裏落在灰色的海浪中一樣。但在這時候，他忽然聽見了聲音，那於他彷彿是很熟的，而且在電光的閃耀中，他的眼睛分明瞧見幾個人形了。

（第三章完，待續。）

一九三七，一，廿。于衡山。

# 長江和冰瑩

堵述初

古人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這話是合理的。譬如同是一種自然景色，由一個文藝的妙手去描寫，便會生動美麗，引人入勝，否則，死氣沉沉，討人厭棄了。

時勢之於人物，也是一樣。一種時勢的轉變，固然多半因為人物的推動，但在已成或將發動的時勢中，加以推波助瀾之力，使這時勢的現狀，更能美麗而生動，掀起可歌可泣的情感，繼續轟轟烈烈的猛進，便需要那種文章妙手似的人物。像這樣的人物，在近十年的中國，便有兩位：一是武漢時代的冰瑩，一是民族解放戰爭序幕期中的長江。

他倆都是戰地的通訊者。

在冰瑩女士的從軍日記裏面，我們讀到那成千成萬的民衆，學生，軍士合唱着革命歌，同聲喊「打倒帝國主義」，那洪流似的聲浪，那如火如荼的熱情，真使我們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她寫一群鄉下老太婆圍着她們自己很驚異地問着有沒有「老板」，初看好像很天真可愛，實在却是封建意識的暴露。無怪她的通訊，立刻引起普遍的注意，而且驚動了國外的文壇！

現在的綏遠抗戰，當然燃燒了國人同仇敵愾的火炬，可是我們於讀完日報上簡略的新聞報告以後，再讀長江先生的通訊，那我們的熱血便會不自覺地越加沸騰，自信心也益加堅強。

他寫國軍從平地泉出發紅格爾圖前線時的悲壯情景，道：



「……在星光明澈雪色皚皚的夜間，一隊隊的騎兵，頭戴長尾的成吉思汗式皮帽，身披短羊皮大氅，白色皮褲，短統戰靴，翻皮馬蹄袖，毛色大體一致編成的戰馬，一個個銜尾疾走，人無聲，馬不嘶，戰士們挺胸脯，精神奕奕，短小的塞外戰馬亦昂首疾進，殺力充盈，只聽得「沙」「沙」……的馬蹄聲，送走了抗敵騎士的陰影。」（本年一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這簡直是一幅偉大壯麗的圖畫的素材，我國國民文學的模範。如果我們企圖把抗敵救亡的情緒打入每個青年的頭腦中，那末像這類的文字，便有立刻採為學校課本的必要！

還有一段彭敏斌將軍對客揮毫的紀事，雖然只記他個人一時的感想，可是一沾上他那酣暢淋漓的筆觸，便能使人深深的感動：

「三日晚間湯恩伯軍長的晚餐席上，彭毓斌師長即席作了一首詩來答奉廣西勞軍代表團的盛意，飯後，他親筆直書：「君等來南國，雪飛草色黃，何以答雅意，」這三句寫完的時候，大家還不十分興奮，接着他寫出「三箭定」三字，我的熱血立刻興奮到沸點，我此時的思想，想到薛仁貴三箭定天山，同時想到當時軍中對薛仁貴讚服的歌詞：「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這是如何令人興奮的史事，這是如何動人的詞句，我們現在需要氣吞牛斗的將軍，我們現在歡迎收復失土的戰士，我的思想還在急轉，而彭氏筆下已馬出「三箭定遼陽」了。（同上）

以上不過是文字方面的考察，至於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的淵博的知識，尤其對於西北各省複雜的民族問題的獨到見解，這是凡讀過他的中國的西北角一書的人，所不能不首肯

的。所以他的文字，既具壯美的形式，又有真實的內容，這豈但震撼了我們現在的心弦，且必成爲劃時代的不朽的傑作！

如果單看表面，也許以爲當時的冰瑩女士，是實際參加的戰鬥員，而長江先生只是個職業的新聞記者，他對於時勢的關連，似乎不如冰瑩的直接而有力，其實長江在中國的西北角中，記他自己對於一群逃荒者的感想，道：「我也是被這個時勢逼到外方來的啊！」（大意如此。）可見他對於自己的工作，原有特殊的抱負，不僅是一個平常的記者了。

時代在突飛猛進地展開，人物培養和創造的機會，也正隨之加多，所謂「風雲際會」，大概就是這樣吧。我固希望產生許多領袖的人物，作爲時代的推動者，更希望產生無數的時代妙手如長江和冰瑩一樣，各以熱烈的情感，豐富的學識，活潑勇健的精神，而競爲種種方式的表現，使我們當前的時代，益增絢爛的光采，以開拓我偉大民族的無限的將來！

二十，一，二六。于定縣。

## 語文研究的重要

孫伏園

——歡迎兩個新刊物（「語文」和「寫作與閱讀」）的出版——

科學的態度，即使一時不能應用到我們的生活裏面，至少也應該首先影響到我們的口頭和紙

上。可是一向我們的語文研究當中太缺少科學的影響了。

我以為一個國立的語文研究機關是不可少的，此外不妨再有若干個語文研究的學會，和若干種語文研究的機關刊物。這樣一齊努力，拋開舊日語文研究的宗教態度和玄學態度，那麼我們的語文問題即使如何叢雜煩難，也會漸漸進步到撥雲霧而見天日的境地的。

我想和我具有同樣意見的人士一定不少，只是天各一方，沒有互通情愫的機會。所以第一步，我們且不談國立的語文研究機關，也不談各種語文研究學會，至少一個鼓吹語文研究的刊物是必不可少的。我的能力太微弱了，致力於研究的時間也實在太少；日前曾經向錢玄同黎劭西兩位先生請求，可否把「國語週刊」的範圍再擴大些，多多發表已有的語文研究的結果和進程，并多多導引一般人增加語文研究的趣味和認識。他們都非常贊成。

我覺得從文法到文學，當中應該插入修辭學，言語學，和論理學三個部分，而以語文教學橫貫這五門學問。我們對於這六門的研究，目下都還只具雛形，大部分荒地還沒有人去開墾。只要大家提起興趣來，用科學態度研究起來，豈但一個國語週刊，即有十個國

## 故鄉 星星

一

靜靜的巷尾，  
送來一聲，  
買熟蔗囉，

秋已掛上娟娟的明月。

二

一朵朵猩紅的花，  
高幹兒，  
在明朗的天空。

這是英雄樹，  
並且告我：

春到了人間。

三

風吹起，  
襟角兒捲上，  
一陣白蘭香，

語週刊也是容納不了的。

民國二十六年一定是一個語文研究年了，新年便接到兩種研究語文的刊物：一種是江上青，王石城，顧民元，于在春四位先生主編的「寫作與閱讀」月刊，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創刊，揚州平民中學校轉寫作與閱讀社出版，每冊國幣一角二分，要目為：告白（寫作與閱讀編輯會），剪裁示例（於是），讀音與辭性變化（江上青），濟慈的夜鶯歌——教材新製（顧民元），父親——欣賞輔導（明圓），習作的路（于在春），一個人的夢——新刊創作（易希彥），魯迅的書（玄）。一種是朱執誠先生主編的「語文」月刊，二十六年元旦創刊，上海環龍路福壽坊五號新知書店發行，每冊國幣一角，要目為：爲了建築嶄新的文化（克士），關於語文和民衆教育（童振華），又是關於語文（紺弩），從三本社會常識課本談寫作通俗文的幾個具體原則（胡繩），從笑話講起（任琦），談翻譯（艾思奇），一個焦點（曹聚仁），土耳其文字的改革（索原），修辭法新論（徐懋庸），語言的本質和起原（徐沫），爲什麼要文法（孟起）。

我讀到這兩種刊物以後歡喜極了。我想今年也許還有其他語文研

透滿一身，

香，香。

四

臨高的望着，

五層樓落日，

照遍了大地，

一切變成緋紅色，

幾個孩子在樹下

捉迷藏。

五

戀着故鄉，

憶着迷離的夢，

站在北風裏，

思念，思念。

究的刊物出版；即使沒有，只這兩種和國語週刊，都一期比一期的有進步，也就不虛此二十六年了。

## 賽金花之死

徵庸

賽金花死了！

賽金花死後，可忙煞了許多慈善家和名士們。由於賽金花的身後蕭條，慈善家遂大發惻隱之心，奔忙着爲她置衣衾，備棺木，甚至還替義僕蔣媽籌生活費。他們雖未必周恤於生前，但能推恩於身後，總算報了她當初保護北平市民的德惠。賽氏死而有知，想來也可以含笑於泉壤。

名士們也當仁不讓，對於死了的賽金花，嗟嘆之不足又歌詠之，在他們的生花妙筆之下，的確詠出了許多可泣可歌的詩詞，他們的賣力也不下於慈善家。

慈善家的慨捐義囊，固無論矣，名士們對於賽金花何以如是其熱心，這或許爲人所難解。原來自古以來，美人名士常有相因相成的關係，名士無美人則其名不傳，美人無名士則其聲不顯，試看枇杷門巷的薛濤，西子湖邊的蘇小，如果沒有名士爲她們表彰，千百年後，誰還去憑吊那破園和孤墳呢？這就是所謂人以文傳。同樣，如果不取這些有風流佳話的美人作題材，則名士的文亦難傳之後世。這就是所謂文以人傳。明白了此中因緣，我們就可以知道名士們對賽金花之死所以。

如此其熱心的緣故了。

賽金花死時雖已年華遲暮，但其曾經是個美人則無疑義。當其盛時，不特傾倒朝中許多卿大夫，就連高鼻子洋人也竟拜倒在她石榴裙下，其佳話之多，已遠非薛濤蘇小輩可比，何況她既會轟轟烈烈出過大風頭，而又老運不通，潦倒以死，一生富於悲劇的意味？這種千載難得的美妙題材，名士們怎能輕輕放過？所以賽金花一死，膾炙人口的詩文即源源而出。從此美人名士，相得益彰，美人千古，美文千古！名士的名山事業於此算是功德圓滿了。

不過現代只有一個賽金花，名士却滔滔者天下皆是。賽氏死後，不知還有繼起以匿名士吟詠之慾的人沒有？

## 信

芳蘭女士：

九日寄來的明信片，讀悉。所垂詢一節敬覆：佑民系做人的草字。因急於望瀟湘漣漪寄來，竟用草字署名，致勞來翰見詢，慊甚！

我早想給

李女士寫信，時間竟然不允許我，所以拖延到現在趁這個機會囉嗦幾句，賜閱則幸！

1. 我和瀟湘漣漪的因緣：有幾位在平的朋友，他們寫信告訴我說：「佑民你不是願看關於農村的文藝嗎，請你訂閱瀟湘漣漪一份吧，那上邊有一些文章準能滿意你的。」這「瀟湘漣漪」四字就深印在我的腦中；後來又在民間看見冰森先生的介紹「瀟湘漣漪」一文，深印腦中的痕，深度越法加深了。決意定閱貴刊，以償宿願。

2. 瀟湘漣漪是我不能離的好友：我接到周年紀念倍大號的時候，正在一個天氣清朗的午刻，那時我在吃午飯，工友遞到手裏，立刻放下碗，撕開封皮一看：清香的味兒，突的刺到我鼻孔裏——我最愛嗅新紙和印墨混合成的另一種味——精神加倍，一直讀了最前的五篇；這時工友在旁邊慢慢地說：「飯已冰涼了。」他好像是不願意驚動我和這位新的朋友攀談。雖然有時看一些教育書籍，但是不願把我的最摯愛朋友丟開，所以在我吃飯時，休息時，工作時，都得在我的身旁，恰如姚穎女士所說的情形：「譬如書……寄到了，我是坐在書桌前的，我就在書桌上看，看了就將他擱在書桌。設若客來了，我對書……中興趣正濃……與朋友共觀……我若餘興未闌……感覺不舒服，那末，我就將他帶到床上……再慢慢地玩味……就一直讀下去！」（見京話我的書報安置法十面）

3. 我對於瀟湘漣漪的希望：各個報上載着民國二十六年，是中華民族穩定基礎發揚光大的一年，我希瀟湘漣漪隨着我們的中華民族幸運邁進，而作「暮鼓晨鐘」的領導者！願為勉之！不談了再見，特覆 敬祝

年 禧

楊翰卿謹覆一月九日

# 瀟湘漣漪月刊 第二卷第十二期

民國廿六年二月一日出版

主編人 瀟湘漣漪社

發行人 郭竹筠

印刷者 懋華永記印書局  
北平前門外西河沿路南

發行所 瀟湘漣漪社  
社址長沙左文襄祠七號

本刊文字未經允許不准轉載

定價			每月一册一日出版	郵票
零售	每册	一角		
預定半年	六册	五角五分	十足	收用
預定全年	十二册	一元		

##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文藝論文，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小品，介紹與批評各項外來稿件。
- 二、來稿請用格紙繕寫清楚，但祇寫一面，並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三、本社有修改來稿之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四、來稿一經登載，酌酬現金或本刊。
- 五、未經登載之稿，除預先聲明附足郵票者外，概不退還。
- 六、來稿請直寄湖南長沙左文襄祠七號瀟湘漣漪社，或河北定縣城內保健院李芳蘭女士。



本刊代售處

北平——人文書店，佩文齋。  
 女子文理學院。  
 教育短波社。  
 民間社。  
 現代書局，  
 良友公司，  
 現代雜誌供應社。  
 鎮江——正中書局。  
 廣州——協和中學。  
 貴陽——真光中學。  
 漢陽——達德學校。  
 上海——訓女中學。  
 雜誌公司。  
 東方圖書雜誌公司。  
 金城圖書公司。  
 省立常德中學。  
 今日出版合作社。  
 重慶——致和書店。  
 萬縣——方璧兒童書局。  
 石家莊——新平山報社。  
 太原——青年會。  
 汕頭——興寧縣立第一中學。  
 成都——四川大學文學院。  
 福州——新民書局。  
 左海書局。  
 平教會售書處。  
 東街慶記紙莊。  
 定縣——農民週刊社。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五大雜誌

本館發行各大雜誌均有悠久而光榮之歷史復業以後已先後復刊五種並刷新內容增闢門類每期提早出版以快讀者先觀現已依照郵局代訂刊物辦法分別領到登記證凡全國各地郵局均可照本館原定價代訂

雜誌名稱	刊別	預定國內	
		全年	半年
東方雜誌	半年二十四册	三元六角	一元九角
教育雜誌	全年十二册	一元八角	九角五分
英語週刊	週年五十册	二元五角	一元三角
兒童世界	半年二十四册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半
兒童畫報	半年二十四册	一元六角	八角五分

本刊業經湖南省黨部省政府核准立案